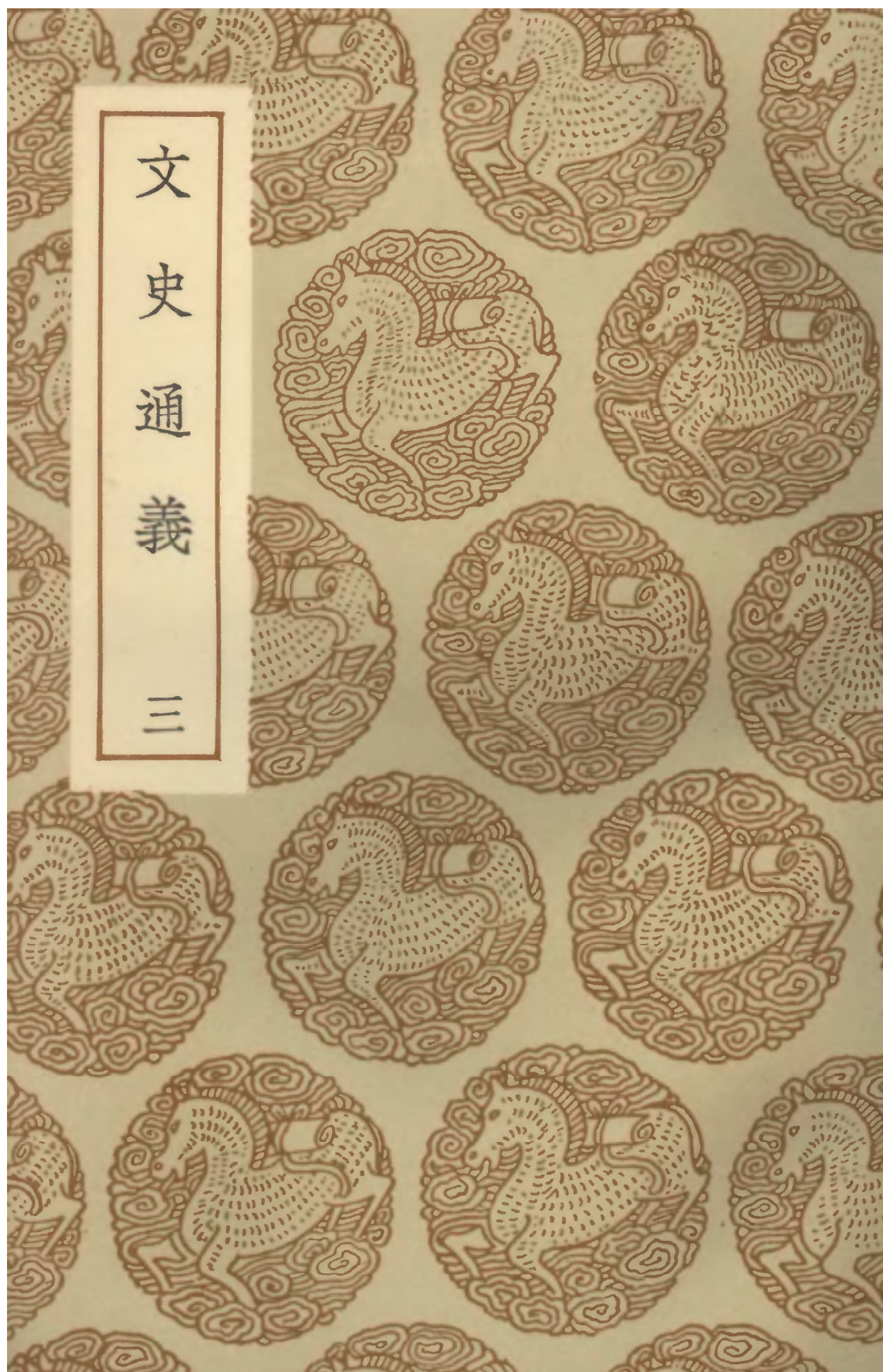


文史通義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 通 史 文

(三)

著 誠 學 章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其事與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彞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義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

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叢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

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既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

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史傳記。學史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

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旣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旣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旣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旣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旣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

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閻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隱。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

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實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旣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

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旣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旣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

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分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婚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牒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有未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

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謂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自上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爲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

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卽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

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尙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旣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

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

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

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

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袤。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橐机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尙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哀錄州中所有。恭編爲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敍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

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敍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敍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敍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卽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卽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掌遺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興替人文散見

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哀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表例者。所抵牾。多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經論內。今摭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廕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尙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

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

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

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旣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

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

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

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

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

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敘例之文。發

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古者

瞽矇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

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

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

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卽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眞。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卽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

略。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疎。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揚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

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曆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徵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

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罇罍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

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則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卽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卽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卽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敘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志排不必皆比事屬

辭之例也。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皇朝明史律歷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而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爲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觀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

於司徒。司會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錫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綱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卽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量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

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卽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旣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

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卽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卽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

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哀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柄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史略以不得立史部。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爲一集。摯虞作文。流別。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學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

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工始於唐人也。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尙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說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尙。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消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傳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尙已。紀首推本尙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啓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卽爲列傳。在書卽爲敍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敍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敍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敍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

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祕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徙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悞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傳家。不可不立也。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祕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

軒之採風待祕書之論定。其有奇褻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祕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祕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草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尙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

目實免園摺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任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張溫魚象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象曲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洼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卽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間。皆曰於傳有之。卽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叅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略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

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諸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書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蹇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袁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夫合廿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略，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目，何

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後然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爲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附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爲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尙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問。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諸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十卷。是壽本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常也。或以譏壽非也。不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誕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悞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

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

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皆有此事。有派別。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敍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餽羊告朔。禮廢文成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寒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刹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吏。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

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駟。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衆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匿。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敍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鷟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鷟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滕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

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敍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敍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敍者三有不可不敍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敍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卽欲效文苑之聯編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敍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

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艸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尙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爲難敘者也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尙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婆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悞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卿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助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尙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旣無別識心裁便常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

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以矛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敍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敍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旣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敍錄。敍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旣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旣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

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逵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代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編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攻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尙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尙書。因詆劉氏之疎略。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微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衡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

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尙書之體。至歐陽脩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僅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祇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大哉王言。出於尙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尙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實。而名實不淆。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常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

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尙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尙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尙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尙書春秋二體。而卽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碎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卽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

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卽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疎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爲一家。歸於術數。

爾雅屬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

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疎。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

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

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

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

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

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

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

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盡於

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

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

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

或以官聯。共居一

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

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

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

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卽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志

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卽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卽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卽見於用。用人卽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旣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纍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敍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

人之事復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文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閭閻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

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爲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爲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僞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誌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爲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

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爲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爲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爲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爲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爲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爲世族。又何至於爲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豈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誤。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嫺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籍。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略。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

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擗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尙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廡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爲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尙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暮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嚙。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卽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詠。喜競詩名。日異月新。遂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也。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曰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

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八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

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卽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卽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傲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

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咏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徵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卽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卽以一縣

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彙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陽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卽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爲

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誌。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體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攝經傳之腴。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莅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

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惻惻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卽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敍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

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闕若瑯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編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復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并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旣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鏤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不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

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緯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吾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

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間殘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真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敍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敝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尙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

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

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爲編。不

爲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

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恆。

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

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

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

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

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

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

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

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

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

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

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螻蟻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閼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事實尙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

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史必龔。黃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耦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敍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敍。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卽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卽虞呂鐸左邱明諸家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

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爲說。不爲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特撰爲名家。而集衆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

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卽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諡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敍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敍。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卽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澗。劉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

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尙。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檮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

史之敍。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略具始末。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敍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敍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經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尙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尙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習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敍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哀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其蓋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敍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

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敍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論選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旣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成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敍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敍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粲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秦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敍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犂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

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敍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敍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敍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潔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訾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訾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

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釋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旣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卽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回。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卽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史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旣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

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爲決斷。定去取矣。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替。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攝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敍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鄮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卽有一二矯矯。雅尙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

倣傳書誌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懸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病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

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未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牀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做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

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牀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尙能存度數哉。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旣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卽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卽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濶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胥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